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傳

周大將軍郈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郈乃敦崇傳

庾　信

崇恒州代郡皷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邱建國
賜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況復大電繞
樞流星入昴派分源别榦其嗣興者乎魏道武皇帝以
命世雄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為十姓辨風吹律族
氏即其一焉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
邱郡開國公于時天道西北旣稟謀謨馬首東南實資
匡賛因以封名仍為賜氏與夫南公伯即有連類宗則
疑樂正非無準則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

青兖二州刺史范陽文貽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絶席武宫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匹也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子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衛青上將張耳賢夫父顧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開國公食邑四

千户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浇沙聚石之營却日横雲之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劔則泉飛枯井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夫人贈安德郡長公主遊䰟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自永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群飛天星亂動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强臣高丞相

驅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
秦南北渝盟東西敵怨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
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求生則慮禍大周
親戚徧鍾荼炭輸之城旦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
年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静函谷比之冠盖
屢涉漳濱中山宽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華音咸
蒙禮送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
恒山殺翮豈望同飛而安國徒中欝為卿相班超絕域

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於新邑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内之親乃授賔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賔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猋即逺方欲討論國恥申雪家寃横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加少傅蒲虞勲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眘子孤煢生妻嫠室即

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棨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兩杜齊名夾河為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賔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羅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令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胄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

和見之今日建徳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横閤但有誦書𥉂𥉂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有勑大將軍宜州刺史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感知彼州内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至憂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為慰又勑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揚賜

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崇清淨為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袟緗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尚有公卿之辱鼓鼙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讐耻唯願横行死地思其報國不㤥身膏原野但令天假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大宗愛子也父曰信安郡王𤣥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為國家陳力緣不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為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遷為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為恒畿輔進奉萬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歲荒益以重

之旬服千里饑不為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荆州等五道副元帥徵為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京未復公為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上延咸仲一無此字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化仁矣哉平訟一無此字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上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退貶蜀州刺史遷為

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為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黄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元失望除大子詹事又歴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得父母永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絶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某兵部尚書少師同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内有周召外

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為股肱

衛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

稷之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

哉史魚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詠公之德曰柱

石天下儀刑縉紳宋一作宗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

十五伯兄峘戸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為御史大夫

及公之逝伯季同薨哀哉仲兄嶧戸部尚書散騎常侍

一門親賢繼美畢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孫女

范陽盧浩妻哀有餘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喪帷自信安歸于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歷二年某月日窆於某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祔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禮法聞于邦族公為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

城縣尉歷宣城（一作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黄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産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始廉白衹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集有不字）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黄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堂字）坐自此日加重及黄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

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啟復請以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集作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集有同字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懣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止之盈珍

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
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
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
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
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
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為轉運判官
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
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

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己因發兵取宣州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懔懔坦說宰相韋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為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為員外郎知楊州集作子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為殿中

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請為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后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

白衣待罪上令坦對因曰栁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
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
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
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
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
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
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𢽾其子罪塞矣若將
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

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此集無此字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伍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辭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

姚南仲近例以為節集作證裴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材使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均所排改右集作左庶子坦初為殿中當杜黄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集無也字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晋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坐誅死

劉闢反誅弘與强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强廢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强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柰何五字集作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集作直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岢貧人得食取

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税户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户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集作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己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遅之使品官劉泰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為

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踈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吉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酛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栅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懐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

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劒南東川節度使周懐義數月憂卒燕重盱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盱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夷人歌之綿劒二州有通文成州

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集而有字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二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傳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州四世祖方

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陳子昂集作三)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

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歴抵郡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宫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貎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敇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

轉相貿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胄曹上數白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闕晚愛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揔戎律臺閣英妙皆署軍麾特勑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没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

懿親戚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蜀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謙退讓法度不中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豈徒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

爾非能家至戸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内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强弱部校將率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須有法制

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刼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揔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闘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

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忝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一作吏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嘗恨

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記綱紀
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事廢子昂性至孝哀
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
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
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
杖不能起外廹苛政自度力氣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
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
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强毅而未甞忤

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曰白刄不可奪也友人趙真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宦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

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椳里馬擇曰擇
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忻然忘我㓜齡矣榆關之役君
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歷初君歸寧舊山有挂
冠之志予懐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用
覽所記傒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絶道冥
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
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録
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賛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

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寳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邵

司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漢徙家於秦世一作今為京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能誦詩遂通諸經㽔太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倕授職西河之地乃喟然而嘆謂同舍生曰大丈夫立身

致位不在於此徒索長安米耳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數日酬對以為必可用也遂表隨軍要籍從事耳目甚有稗補居無何公罷將軍下勢禄乃不及亦無慍色御史大夫哥舒翰蕙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别將非其好也人皆嘆屈獨不以介意驟改永平府左果毅長松府折衝雖從列叙亦不出牙幢之内矣天寶中士馬殷富國用仰給哥舒公得黷武於河隴之間横行青海河收九曲西拓蕃境數千里置亭候郡邑創

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隷臨蕃縣由是選舉能吏以充員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蕃介在大（一作天）府尤難其人所被斟酌者葢百餘輩人人自以為得令而哥舒公決策取之掐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悦其聲洋洋播於遠近會安禄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實資舊跡撫我凋吒曽未浹年風俗大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其治理褒歎久之不以禮物為隔時（一作特）為公道見合下榻宴慰

累日方還今閬州刺史馬雄參謀軍事亦幕之良也時
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洮餉饋
不繼發漢陽之賦以資之遂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
拜清要固辭不獲隨牒員來在公之勤歳寒不易嘉聲
美政並震於最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
四時特進鴻臚卿兼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逆於用
人前後褒貶無有不當田公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
不足遂舉攝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為喻且俟後命書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田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人歌之曰二公吏事闔境之庇二公其休誰其為嗣君子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有巫咸卓魯亦由今之視昔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郤黍春秋之徒實採輿人之誦執簡以往為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

為人才辯為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
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一作擇)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
瞋又與人為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諐也上元
初結廬於苕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
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鞵短褐犢鼻
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
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
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一作載)惸露育於竟陵太師

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汚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

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莽以
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情然若有所遺灰心木
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為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
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
篇以身為伶正美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
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
降伏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令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

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名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幫一作犎下同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幫牛襄陽太守李憕一云澄一云棖見遺文槐函故盧黄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畜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泰一作泰人過江予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少

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繇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歴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獨本有者字)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

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二字蜀本作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集作大小）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集作故）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為之者耶（十字蜀本作知其不可能而強為之者耶）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本有之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

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者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

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集作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集本文粹作治東方土閣本作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𩕳世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

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或文粹無此字云居東郭者號東郭曰毚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集作浞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二本無此字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頴而歸獻俘于章臺宫聚其族而加束

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一字文粹作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註記唯上所使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集作喜）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黙不洩惟不

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文粹作升）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蜀本作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文粹有君字）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

也文粹作焉因不待名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卒字一作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文粹作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其集作

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為黄帝時以力見（文粹無此字）名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從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韠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

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一字集作引輕卑使至大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下蜀本有主字上嗟悼命太宰中屠公執刀而集作以解之其枝集作文派分離散在他處華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集有為字性堅勁崛强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僩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

得處在集無在字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履道別威儀進止集作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集作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文粹作皆往伏事上久之因病文粹作忽閉口論議泄露密集作上旨上由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名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顦顇哀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集作用

今棄於市朝不復名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文粹作息其繼者族人矣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五字集作華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焉初華集作革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集作為趙武靈王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傳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槖駞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五字蜀本作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集無者字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

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

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逺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非市道人也栁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槖駝傳

郭槖駝不知始文粹有自字何名病僂隆文粹作瘻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傚慕莫能如（集本文粹作加）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

之也[文粹有吾字]不抑耗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集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絲（二本作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文粹作具）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文粹有日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文粹作而得養人仍有故字）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文粹無也字）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為虚為集作日寄為兒啼恐慄為兒

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集作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是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而兒幼愿耳刺史顔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文粹作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
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授祿
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
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
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圜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
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
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

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功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

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文粹有力者二字胥吏及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文粹作繪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潜其名

李赤傳　　　前　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文粹有服字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觧其巾走去赤怒文粹有其友二字曰汝

無道吾將從我妻汝何為者赤乃就脯閉為書擬而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厠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厠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文粹作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床捍（文粹作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

是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第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娱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内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閒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文粹作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别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

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
揺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
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
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
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
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
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
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川文粹作仲皆列位清貴爵

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謡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盗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禄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為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

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于西内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

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_{川文粹作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曉_{川文作晚}瓊戶

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為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

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

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

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録于後

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歲久倦乎旰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儲思國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夔謝宮侍無可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宮浴于温泉内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浴靈液不凍玉樹早芳春色澹蕩思生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諸外宮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綠雲生鬢白雪凝膚渥飾光華纖穠有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日詔浴華清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既出水嬌多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悅自是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寢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行同輦止同宴妖其容巧其詞歌舞談笑婉孌便

倖以中上心故以為上宮春色四時在目天寶中後宮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弟皆為通侯女弟女兄富埒王室車服制度爵邑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羯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蕙心紈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命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嵬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不翼日父子堯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養南宮宮槐夏花梧桐秋雨春日遲遲兮恨深冬夜長長兮怨急自死

之日齋之月莫不感皇容悼宸衷每朱樓月曉淥池冰散梨園弟子玉琯一聲聞霓裳羽衣曲則天顏不怡侍兒掩泣三載一意其念不衰自是南宮無歌舞之思求諸夢而精魂不來求諸神而致誠莫敢成都方士能乘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楊貴妃不已乃上大羅天入地府目眩心搖求之不見遂駕琅輿張雲蓋浮碧落東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殿西廂有洞戶闔其門署曰玉真大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玉童出方士傳漢天子命既入瓊扉重闔悄然無聲方士息氣重足拱手門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相隨出戶延客至玉堂堂上褰九華帳有一人冰雪姿芙蓉冠露綃帔儼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傳漢天子命言未終退立慘然憶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釵一股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堅如鈿上為天人下為世人重相見時好合如舊方士受其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

事不聞於人者驗於漢天子畀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仙子歛容低眉含羞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輦避暑于驪山宮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繒綺樹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畢縷針於月紝綵于裳夜方半歇侍衛於東西廂獨侍於帝憑肩而立相與盟心誓曰世世為夫婦誓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方士還長安奏於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勝情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別者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防人之亂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元和年冬十二月大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與琅邪王質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攜手入山質夫於道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為長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傳今在

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

文苑英華卷七百九十四